



## 红泥小火炉

文/文勇

数九隆冬，室外寒气浓浓，室内暖意融融。“绿蚁新醇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静心感受着白居易描绘的诗情画意，脑海中便浮出一个红泥小火炉。它就立在老家正屋门后，蓝火苗不断地挑逗着同伴，弄得白胖的“壶妞”吱吱地嗔叫。一缕阳光到我家做客，与父亲在火炉边闲聊，氤氲中谈起的那些往事，散发出淡淡的碳香。

我家用的是名副其实的“红泥小火炉”。听母亲讲，会泥瓦活的父亲在建机灌站时，发现了一种红泥，这种泥富含氧化铁，不仅粘性很强，烈日暴晒还不裂缝。父亲就在入冬前试用红泥封炉，烧了一段时间后现，红泥完好无损，不仅散发热量快，而且还不费煤，一天有三个煤球就够了。

火炉虽小但用处大，烧水、做饭、温粥、烤湿衣服都离不开，这让父亲格外关注。父亲不管何时从外面回来，都不忘提壶看火。早上起床后，先要去提炉门。每晚临睡前都要给炉子换新煤球，把炉门关上堵上些炉灰，再半开炉门上的窗户。这样做既能保证一定的温度，又不会煤气中毒。封炉子是个技术活，如果炉门封的不

严或过实，炉火都会熄，就要再重新生火。生炉子可是件苦差事，要用草和柴先用扇子扇风助燃，父亲会离炉子远一些，侧蹲着身子，伸长胳膊，紧闭着嘴，眯缝着眼睛猛扇一阵，赶紧躲到一边喘口气。尽管如此防护，可还是会浓烟熏得泪眼朦胧，咳嗽连天。

有天早晨，外面正下着雪，“咚、咚”的砍柴声把我从梦中惊醒。透过窗户一看，院子里浓烟滚滚，屋里弥漫着刺鼻的气味，我惊呼：“妈，咱家院里起火了。”正扫地的母亲却笑着说：“那不是起火，那是你爸在‘大炼钢铁’呢”。这话恰被进屋拿炉钩的“雪人”听到了，“三年超英，五年赶美。”“谁英雄谁好汉，高炉旁边比比看，你能炼一吨，咱炼一吨半。”这喊的都是些什么呀？看我一脸懵圈，父亲和母亲却哈哈大笑弯了鱼尾纹。后来，我读了小土炉遍地开花，铁锅铁勺都拿去炼钢的“奋斗史”，才明白父母的这段“对白”并非虚语。

父亲有一手好厨艺。馒头切成片，抹上花生油，加点猪肉丁，放在炉边红泥上烘烤，那外焦里嫩的口感，敢和“意大利披萨”媲美。邻居送的豆腐和自家的大白菜，加点油、盐和五香粉，咕嘟出的清香味

让我不能放手。即墨老酒，放些姜片、冰糖，在炉子上温着，辣甜酸爽的味道胜于“绿蚁新醇酒”。晚来天欲雪，一家人守着旺旺的炉火，一杯黄酒、一块馒头、一碗白菜释放的能量，足以抵挡住周末寒彻。

冬日的傍晚，从学校归来的母亲和我满身寒气。进屋后母亲就把板凳放在炉边，让我靠近炉子写作业。母亲弯下腰，两手拢在炉边，过一会搓搓手就去批改作业了。红泥小火炉虽有热量，但供热的范围有限，不靠近炉子还是会觉得冷。母亲在里屋挑灯夜战，她说穿着棉鞋不冷，但我分明听见了跺脚声，虽然很轻，但却让我心颤。

“大雪”那天和父亲通话，父亲说老家下了场大雪，积雪能淹没脚踝。楼房的地暖很热，穿着单衣还要半开窗。父亲还说，村里生炉子用上了“洁净煤”，有的用上了电暖器。党的乡村振兴、精准扶贫等政策，使人民生活持续改善，有更多的人正积极地把“低碳环保”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我坚信，新时代握紧绿色发展的接力棒，“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愿望一定会实现。

伴我成长的红泥小火炉，虽然已黯然退出历史舞台，但它曾经照亮的平凡日子，燃起的人生梦想，演绎的那些大爱故事，承载的那份家国情怀，早已刻在我灵魂的C位，在每个冰雪季忆起，都会感到温暖如春。

乡谚道：“小寒大寒不下雪，来年田地要开裂”，此时的农民都在期待一场雪，所谓“瑞雪兆丰年”，是有其道理的，首先大雪可以冻死一些害虫，再者就是厚厚的积雪滋润了田地，为来年的生产创作了有力条件。好在时至小寒，天气也应景似的，阴沉了多日的天空终于飘洒下了雪花儿。小孩子们更是欢呼雀跃，在雪地里追逐打闹，迎接瑞雪的到来。

也许身处南方的缘故，一年当中难得下几场大雪，因此就倍感的去期待和珍惜那下雪的日子。下雪的时候，天下所有的景色都被装点得如诗如画，一切气息都被清冽得沁人心扉。这时走在雪里，就连脚下那“吱呀呀”的声音，都会发芽成一种欢快的心绪，使我的浪漫更加晶莹，让我的纯真更加悠长。尤其是在落雪的夜晚，翩翩的雪花儿在街灯的辉映下，象飞蛾扑灯般飘舞，那如梦如幻的氛围，像优美的音乐，弥漫在悠远的情思里。

雪是大自然馈赠与我们的一份奢侈礼物，她往往是在不知不觉间将城市、乡村、山峦、原野装饰一新。在雪的点缀下，远山近野，路人街道，都生发出一份耀眼的清灵。我痴痴地欣赏着、品味着，直看得雪使田野山峦轻歌曼舞，使河流涧溪不再潺然作响。她飘飞着，让我的心在天空中舞动；她飘飞着，让我的心在天空中歌唱。

小寒时节，北方万里冰封，天寒地冻，万物凋零。而在南方，尚有绿苗青蔬。特别是油菜，最耐得住严寒，尽管大雪纷飞，但依旧傲然挺立与风雪中。积雪仿佛是一床厚厚的棉被把油菜覆盖住，但只要雪霁天晴，埋藏在雪地里油菜便探出头来，精神抖擞，绿油油的油菜一垄垄满目青翠，给萧条的寒冬带来了一丝生机。除了青蔬之外，还有一些花儿傲雪绽放。梅花大多在小寒前后悄然开放，梅花爱雪花，似乎是与生俱来的情结。每当飘



## 小寒雪纷飞

文/江初昕

雪的日子，一任寒气袭骨、朔风扑面，梅花却开放的越发旺盛。梅花的气质神韵，冰肌玉骨、独特凝人。花形虽有单瓣、重瓣之分，但是，都显的轻柔素雅、缤纷怒放，浓而不艳、冷而不淡。疏影横斜的风韵和清雅宜人的幽香，是其它任何花卉都不能相比的。

小寒时节，时令多进入腊月，古人常在此时进行祭祀活动。结束了一年的农事，告祭天地祖先，祈求来年风调雨顺。同时，古人认为，人生天地之间，生命本身也要顺应节气的变化。比如中医说，寒为冬季的主气，小寒又是一年中最冷的时节。寒为阴邪，易伤人体阳气，寒主收引凝滞。所以，《黄帝内经》中说：“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冬来万物敛藏，人也应该顺应自然规律，收藏精气，以润五脏。防寒保暖，以防外邪侵入体内，损伤身体健康。儒家讲天人合一，道家讲顺其自然，说的都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千百年来，这不但是我们祖先流传下来的农耕之道，更是一种对生命和自然的尊重。

小寒大寒，立春过年。小寒过后，春节就离我们不远了。案头的水仙花，这时也吐出浓烈的香气，与窗外含苞欲放的梅花一起，报着春天即将来临的消息……宋代词人舒亶在《浣溪沙·次韵中韵》这样写道：“燕外青楼已禁烟，小寒犹自薄胜绵。画桥红日下秋千。惟有樽前芳意在，应须沉醉倒花前。绿窗还是五更天。”读了这样暖心的诗句，心情也仿佛被感染，不由暖意浓浓了起来。

## 城市的年轮

文/廖华玲



冲出围城，这样的场景在许多大城市经常遇到：汽车驶出内环，穿过一环高架，上二环立交，下穿三环隧道，拐上绕城高速，一路狂奔到天涯。如果说，一个城市的中轴线是历史的“城脉”，延续着岁月沧桑与生生不息的活力，那么一圈又一圈的环形道路就是城市的年轮，见证着它的形成、起步、发展、扩展，如同树木横截面环环增生所蕴含的生命密码。

环线交通，是城市快速交通的一种组织方式，虽然饱受“摊大饼”式规划的垢病，但从历史人文的角度看，它却用一道道环线划分着不同时代的印记，编织了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空间形成史。城市是有生命力的，其活力为居住的市民提供了人性化生存的能力，因而它就像树木一样，也在生长，也有年轮，只不过形成一圈年轮，长时是一个时代，短时仅仅需要几年。

城市，是人类最早的群落形式，无论是用城墙围起来防卫的“城”发展起来的城市，还是因“市”进行市场交易而兴起的城市，从建城那时起就有了年轮的记忆，并在城市的扩张中刻下了文化宗教、地域风貌、民族特点等城市性格。记得一位文物学家说：“一个城市要有自己的年轮，年轮越丰富，这个城市越有文化品位和底蕴，越值得骄傲和尊重。”其实，这就是一座城市的文化财富，发展轨迹以及成长秘密。

建筑大师贝聿铭曾说：“一座城市如果没有了旧日的痕迹，就好比一个人失去了记忆。”是的，留住城市的年轮就是留下城市的历史记忆。打开城市的地图，你可以发现内环线里有着大量古代及近代的历史遗存：古遗址、藏书楼、皇城、祠堂、公馆……这些城市的遗迹是那么的静谧，闲适的气质足以让人流连忘返。在老城，断壁残垣的城墙诉说着曾经的金戈铁马，饱经风霜的古树守望风雨春秋，行走其间常常有时空错乱的感觉：穿出古街步入大街，繁华的都市把人拉回现实；埋头走进幽幽小巷，又觉得和这个喧嚣热闹的城市保持着一种距离。内环的老城，是一种以街巷生活、市井文化、古风遗韵为代表的年轮记忆。

而一环、二环则是许多城市的“生长期”，承载着城市年轮的“工业记忆”。那些高耸的烟囱、水塔，密布的管道，破旧的厂房，生锈的机床，褪色的标语，无不是父辈们激情燃烧岁月中的光荣与梦想，给这个城市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典藏锈迹斑斑的“工业记忆”，加入现代艺术的元素以及创意产业的灵感而获得新生，全新的“梦工厂”在城市的年轮中延续工业文明的血脉。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开发区、高新区、城市新区、卫星城、高铁新城等串联在一起，在城市新一轮扩张中形成又一个“圈层”，丰富了城市年轮的层面。以现代时尚、绿色健康、多元包容为理念，各个“圈层”相互交融、相互影响，塑造着一个城市独有的精神家园和文化品质。

树木的年轮，生长有痕，清晰分明；城市的年轮却相对脆弱，一些遗迹会在城市的建设中被拆除、被毁坏、被翻新，造成“千城一面”的文化个性贫乏。行走街头，如若不经意间品味出各个区域在文化上的细微区别，那么你便触摸到了城市的年轮，这可是一个城市巨大的净资产啊！

## 是谁在钟声的回荡中越走越远

文/李惠艳

### 新年的阳光

日子被时间打了个结  
在季节的边缘  
让一年的故事在回首中反刍  
珍爱生命的向往  
让一种追逐如雨后春笋

沐浴新年的阳光  
所有的祝福都激昂饱满  
唯有攀登而上的仰望  
在钟声的回荡中越走越远  
唯有节日跳荡的音符  
为大地披上清新的盛装  
倾听新年的钟声  
所有的幸福变得红红火火  
唯有放飞希冀和向往

### 2019年的钟声

在这崭新的一页  
把和谐的生活鲜艳起来  
从新一年的期盼出发  
喜悦的微笑写满脸庞  
唯有虔诚的问候和祝愿  
在这里铺天盖地  
让万千牵挂成为一种奋进  
这钟声  
从一个世纪到另一个世纪  
像一首歌  
一首永不凋零的爱之歌  
以一种青春的勃勃生机  
拨动了命运的年轮

以一种从未有过的胆识  
在华夏大地  
在56个民族中唱起一支永恒的歌

这脚步从远方而来  
在原野在山川在河流  
将每一个沉睡的梦惊醒  
每一颗心里都有一粒种子  
都摇曳着一个缤纷的梦  
让我们沐浴着春天的气息  
用坚实的脚步  
用铁铸的肩膀将梦扛起  
创造一个美丽辉煌的明天

2019年的钟声已经敲响  
让我们为钟声骄傲  
让我们为钟声振奋  
让我们为钟声携手  
因为我们是黄皮肤黑眼睛的中国人

## 腊月年味浓

文/程中学

帐，打扫家庭卫生，忙得不亦乐乎。我最喜欢的就是看着母亲浆洗被罩的过程。母亲将过滤后的米汤掺入温水倒入大盆中，那冒着热气的米汤香味便随机窜入鼻孔，熨帖舒心。母亲把那些洗得雪白的被罩、蚊帐放入米汤水中浆洗，我的手也不由自主伸入盆中，嗅着米汤水的香味，心里盛的都是满满的温暖。

最盼望的，还是希望能快点过年。“闺女要炮，小子要炮”，我希望母亲为我买的蝴蝶结可以早早地“飞”上头顶，奶奶为我缝的新衣新裤，我看了又看，摸了又摸，想象着穿上新衣的高兴劲，探探那些荷包里能放上多少压岁钱，真希望日子天天都像过年一样快乐、幸福！

如今，童年远去了，珍藏着童年中的年味却固执地萦绕在脑海中挥之不去，让人感念，让人怀想！看着纯真可爱的下一代，他们对新年同样有着自身的渴望。在忙碌之余，我也希望能在他们的脑海中留下一种特殊的年味，让他们感觉到快乐、温暖、幸福！



## 家乡的粉蒸肉

文/宋殿儒

再后来奶奶去世了，我们姊妹几个也都被城镇化了，远离了那个生养我们的家乡。尽管在外面山珍海味堵在嘴边，然而每每节庆和想家的时候，就要吃顿粉蒸肉。粉蒸肉对于我这个游子来说，已不仅仅是忆及奶奶和亲人们的因由，而成了日念夜梦的一汪乡愁。为了消除对故乡的忆念，我就下功夫做奶奶

## 远去的生活用具

文/卜庆萍



人们走进了新生活，传统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改变，一些曾经的生活用具从我们身边永久地消失了。那些远去的生活用具，曾把我们的日子打磨得发亮，把时空变得深邃，我们再也看不到它们光鲜的影子，却抹不掉曾经的记忆。

马灯，一种照明工具，以煤油作燃料，配上一根灯芯，外面罩上玻璃罩子。它有一个铁的筒架，下端有一油皿，全封闭，油不滴漏。上端固定着两个铁盖，分层有空隙，便于出气。玻璃罩子夹在中间，还有一根铁丝提手。马灯可防风挡雨，大多在户外使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用得最为广泛。那时乡村尚未通电，手电鲜有，夜间赶路乡亲们提着马灯，像是怀揣着一股温暖，增添了几分希望。

柳条箱，用去掉外皮的柳条，精编成长方体的箱子，外表白嫩滑腻，可盛衣物。那个年代，下乡知青对柳条箱都不陌生，几乎每人一个，箱子上印着大红色的“抓革命，促生产”字样居多。

风箱，上世纪在农村生火做饭，家家户户几乎都离不开它。老铁匠没了指头，打铁的活计便难以继，茶馆里亦不可或缺。我家不知用坏了几个，后来父亲请来一个有名的木匠，做了一个考究的风箱。它用上好的柳木做箱体，用榆木做拉杆，前面还嵌着几何图案。我常常抢着替母亲拉风箱，拉得特卖力，我喜欢看灶膛里欢跃的火苗。

温罐，用泥巴或泥巴掺沙子烧制出的广口容器，没有把手。那时人们为了节省柴炭，饭做好后，将温罐盛上水，送入灶膛内，利用灶膛死火将水温热。一家好几口人，就用这一罐水洗脸，洗到最后，水又黑又浑。温罐，锈迹斑斑地尘封于岁月的尘埃中，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确是一个新鲜的词汇。

土瓮子，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民多用泥巴制作生活用具，土瓮子就是用泥和麦糠制作而成。有圆形或底口大上口内缩的瓮，盛粮食之用。我家的土瓮子在西屋临窗而立，里面盛放着全家人度年月的五谷杂粮，摇摇晃晃地支撑着那段艰难的岁月。

木桶，盛水之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前较为常见。因金属稀少，人们就用木质做成水桶。现在生活中多用塑料桶，就连铁桶也少见了。

现实中，还有许许多多生活用具完成了历史使命，从我们身边消失，比如石磨、辘轳、蓑衣、米囤等。那些远去的生活用具，是一段抹不掉的记忆，更是一段厚重的历史和文化。

的那种粉蒸肉。粉蒸肉的做法很简单。家乡人家都会做。由猪肉片、大葱、粉条(地瓜粉条最好)、面酱、调料、面粉(玉米面粉最佳)搅拌，再放到特薄的面饼上笼蒸而成。可是难能做出奶奶那年粉蒸肉的特别味道。听妈妈说家里的玉米面没有了，也没白面擀毡篦子的饼，因而奶奶就急中生智，利用家中一点儿荞麦面和高粱面，混合后秘制了一张饼铺在蒸肉下边，出锅后，就有一格外迷人鼻息的味道飘散在我们家中。

有一次我坐在朝着家乡的方向睡着了，梦中叮问奶奶，奶奶说：“富了的时候，没忘记苦日子，奶奶的粉蒸肉就是那个味道……”

起初我弄不明白奶奶梦里话的意思，可是突然孙子端着一小碗老婆婆的粉蒸肉往我嘴上传，还一脸稚气的说：“爷爷快吃粉蒸肉，奶奶说，吃完粉蒸肉爷爷就回老家了，就高兴了……”“乖乖，粉蒸肉好吃吗？”“好吃，奶奶的味道……”

就这样与孙子对话中我的心上天就忽然明媚了。原来我的后辈人也喜爱那个老家的味道。也许人老多忧，总以为后辈人被现代化生活搞得忘了乡愁，忘了那份艰难的时光，可是没有，这就是我该高兴起来的理由。

无论人走多远，事业搞得再大，终不能丢下那口苦难中深入我们骨髓的乡愁“肉”。